

晉察冀日報

角一售零份每 定價 期二九〇一第 刊前百一十第二十年七二九一  
(內在費郵費計期按) (張大一版出日本) 售運書各處 址地

雲彪、完縣

人民踴躍勞軍

靈應訊：敵佔區人民於新年熱烈慰勞八路軍，於年前四天由縣府代收者已有五隻羊，五口猪，四百餘雙棉手套，一百多封慰問信。

先縣訊：爲了熱烈慶祝一九四三這個勝利的年頭，全縣羣衆都踴

# 論紅軍冬季攻勢

紅軍冬季攻勢，自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揭幕以來，到今天恰恰是五十天，蘇聯的冬季過去了三分之一，這五十天中在中綏紅軍進逼斯摩棱斯克，順利佔領維里基魯基城，而展開了這一地區紅軍大勝利的前鋒。但紅軍在這五十天攻勢中，最重要的勝利，最巨大的勝利還是在南綏。在南綏，德寇現在正在全綫崩潰着。

根據蘇聯情報局本月二日公佈，在斯城地區三個階段的戰爭中，擊潰敵軍三十六師，重創七師，共毀十三師；包圍敵軍二十二師，其中有五個師是被重創之後又被包圍的，以上合計則破壞潰重創及包圍的共達六十五師。佔軸心在南線的侵略軍八十餘師的四分之三，佔全部軸心侵略軍二百四十師的四分之一，總冠在南綫被俘及被擊斃的兵員為三十一萬餘人，佔南綫軸心軍百餘萬的四分之一，如果連受傷的計算，則應為五十萬人以上，即達南綫軸心軍兵力之四分之一，單從這一點上說，我們已經有充分的根據，可以斷言南綫的軸心侵略軍，現在正在全綫崩潰着，高加索寇正在迅速撤退的消息，更足以証實我們的這一斷言。

高加索戰線的迅速撤退，最後地判決了德寇所謂「彈性防禦」戰術的破產，海通就曾再三強調這個「新戰術」其目的就在混淆敵感，迷惑人心，降低紅軍冬季攻勢的威力，裝模作樣，似乎有了這套「新戰術」紅軍就無可奈何似的。海通社於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論德軍的新戰術說：「德軍新的作戰方法，顯然是以『彈性防禦』的原則為基礎，這種方法，顯然建立在廣大系列陣地固據點的戰術運用基礎上，當敵人的壓迫太小時，有時就要退却，德寇戰略地位的增強，致使不受局部退却的影響，當蘇聯對德寇廣大根據地系列的進攻一停止時，由退却當即轉入擴大後撤軍的反攻，足夠的後備軍駐紮在沿前綫適當而優勢的據點」。德寇改變這種戰術另外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希特勒的確從來沒有想到紅軍今冬的攻勢，會這樣的巨大，只在說到自已「戰略地位的堅強」和後備軍的「足夠」，因此在斯城及其附近的撤退，居然應實執行這套「彈性防禦」的「新戰術」，在紅軍進攻開始時，死守據點系列，不肯撤退，在第一個包圍圈合圍之後，還在等待救兵，其結果紅軍攻勢規模之大，打擊之猛，出乎意料之外，現在這二十二個師，已被紅軍三面包圍，風肉為糧，精疲力竭，「孤城落日門兵稀」，全部殲滅，只是時間問題。應該感謝德寇的「親勝術」，沒有它，紅軍的戰果或許沒有那麼大，現在高加索的德寇有了教訓，再也不敢在那裡等死了，他們再不敢「彈性防禦」，他們現在正冒着冬季嚴寒，離開樂好了的據點系列，向西逃走。但他們或許已經太過，是否逃得掉，還要打一個疑問符號，這就是德寇「新戰術」的結果。

蘇軍的戰術與希特勒的相反，蘇軍在冬季作戰中，與敵人比賽運動力，機動性和戰鬥能力，並在冬季攻勢中，蘇軍在這些方面遠遠的超過了他的敵人。蘇軍從六月起就佈置了今冬內攻勢，現在技術裝備與訓練上，作了很充分的完滿的準備。希特勒揚言「蘇聯後備軍枯竭」的確，如果後備軍枯竭，訓練就不可能進行這樣巨大的冬季攻勢。而現在的事實，已經証明蘇聯早已將力量準備冬季的反攻，希特勒又揚言說蘇聯空襲缺乏，而蘇聯工業業週的工作做得很好等等的確，如果希特勒所說的是事實，那紅軍也就不可能進行這樣的巨大的冬季攻勢，而現在紅軍的勝利，則証明了蘇聯的後方建設工作是日趨完善。當我們想到工業遷移的困難，想對新的資源的開拓之困難，我們就不能不驚嘆蘇聯人民作戰的積極性、愛護自己祖國的熱忱，社會主義之鞏固，以及蘇聯領導者的英明，被敵人是靠了這些力量取得勝利。

但希特勒究竟什麼呢？他依靠兩件東西，一件是誇大狂的謊言，另一件是慘無人道的恐怖。當希特勒「一帆風順」的年頭，誇大狂的謊言是他的頂重要的資本，他向全世界作出一「勝利」的無窮誘惑，嚇唬別人服從他。現在這個時候已將過去，希特勒在走著下坡路，而且不是在他走，是在跑，這個時候，希特勒已是衆叛親離，他就日益加甚地實行慘無人道的恐怖，整個歐洲，現在正被這日益加甚的禍內恐怖所籠罩。但是不論謊言也罷，或是恐怖也罷，都不能挽救希特勒的命運的。

希特勒現在怎樣說呢？他再不作樂觀的預言，他喪起哭臉開始承認東國的困難，開始擔憂第二條戰綫的舉隅，他要把自己裝成「和善的羔羊」，他要防禦了，他說：「吾人之敵人，於來年必將認識德國及歐洲樹根結底所能完成之事物，今多或將困難，但可能不較去多更為困難，然後吾人集中一切力量，為自由事業及我國人民之前途與生命鬥爭之時機，即將到來矣，在此次戰爭中必有一國將首先傾潰。此一國將非德國」（希特勒除夕告國民書）希特勒還在準備作困獸之鬥，戰爭的過程將極其殘酷，但有一件事是肯定了的，首先崩潰的恰恰必是希特勒德國。

（一月九日解放社時評）

用盡各種卑劣手段

敵在各地普遍搶糧

北平八日電：最近華北敵佔各大城市糧食恐慌已極嚴重，敵寇亦自認，「糧食問題之解決爲急務中之急務」，敵人費盡了心思，企圖取得糧食。最初，實行所謂「減低物價政策」，但各地糧食多不上市，敵寇無法，仍在北平實行統「糧食營業，組織『聯合辦事處』，在偽『蒙疆』系統，實「糧穀需給對策要綱」，意圖解決其嚴重之根荒，但此等計劃均遭人民反對而失敗。敵寇亦承認：「最近有此需給策要綱之旨趣不能理解者，動輒即有與施以背離」。近日策要綱之旨趣不能理解者，動輒即有與施以背離」。近日者處三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與五千元以下之罰金，並規定凡買賣糧穀者須受政府長官及特別市長之許可。無論敵寇實行什麼「對策」或「要」均無法阻止其糧價之飛漲。現該處區人心浮動，市面恐慌，連日敵軍政當局正協商辦法，以謀「穩定人

繁峙敵寇

强徵筱麥

繁峙訊 最近繁峙三、四匪敵人，由於糧食困難，除由各村攤派麥、粟、其分派的方法，是定甲乙丙三等：甲等村一千斤，乙等村八百斤，丙等村六百斤，不斷的偽組織人員來催繳，老百姓提高抗戰勝利信心，一粒糧食也不出。

（希賢）

簡訊

們每天每人只能領一斤，未成人十一兩，敵人把老百姓用血汗換來的水平黃粟液麵一部份運東北交東北獸軍吃，另一部分以高價的價格再賣給老百姓。渾源川下老百姓觀此情形，莫不痛哭流涕，叫苦連天，恨欲入骨。

（秀清）

沒收小米黃米筱麵

應縣訊：最近渾一以「私通八路」

匪，確藏不悛者，一經搜出罰一千二百元偽鈔，如發現老百姓吃小米黃米者，罰五百元。並派出密探，各村調查搜探，送省一經查出，罪，確藏不悛者，一經搜出罰一千二百元偽鈔，如發現老百姓吃小米黃米者，罰五百元。並派出密探，各村調查搜探，送省一經查出，

完縣各機關幹部近日學習甚為緊張。(洛治)

阜平經濟部門幹部自上月二十七日成立學習支會後，學習熱情空前高漲。(克毅)

正定城內

買不到成斗糧食

正定訊：因爲敵人瘋狂掠奪糧食的結果，十一月下旬麥子每斗漲價一倍以上。十二月三日我軍攻入三角村車站後，敵人停徵糧食，一週間粮價驟然下降三分之一。近來敵人又企圖徵糧，糧價復又上升四分之一以上。在這些情形下，人民生活動蕩不定，市場格外蕭條，糧食不到市上，半路便被敵僞高價購去。正定城內買不到糧食，大小糧店都是空空的。連住在城內的漢奸家屬，因爲買不到糧食，也不少遷往城外。許多飯館食室賣吃的，都停止了營業。

（魯珍）

雲彪訊：完縣敵僞把魏村糧食查封，準備搶走云。

（黎光）

孟縣敵  
公開搶劫

老百姓送糧，

日，吏會裡敵人出發到下莊一帶，  
二十餘石，又到竈板搶二十餘石，

行購糧，徵糧，種  
僑合作社保管等主

方式，來加緊糧食

，另外，孟縣各據點敵人，強迫附村每戶交碎銅爛鐵五斤，孟縣城內更強向各村徵收「爐子費」，每個













第五期  
(文藝週刊)  
鼓社編輯

爲了春耕

俞林

銀鍋拿回家來，發饑的腰還沒有好，肩上的囊兒竟比從前沉了些，但牠還是邁着挺有勁的步子，不在意地望着往家裡亂搬東西的人們。

一進家，見村長彎着腰，那粗笨的腰膀，抬抬擡擡，把零亂的柴火和破爛東西，還有幾會主任黃三叔老頭子，用乾腐的嘴脣使勁的紅眼睛，下地抽着快滅的煙，白烟一股一股地在他那張黑瘦，皺紋很多的臉前繞着，嘴巴上的煙，白鬍子也一翹一翹地在煙裡動着。

一進家，就拿傢具，生柴可真煩（註一）呀，檢十媳婦，呵呵，勞動女英不老婆，聽見你來了，一雙身子，裝着早起清來，別看他那樣子，還是你黃三叔，六月天吃午的山藥，有個長勁勁，多會也忘不了你們，俏皮話的黃三叔笑着紅脣，向着露着媳婦說，隨後又嘻嘻着露着白了牙的牙床快快地笑了一陣。

村長已經站起來了，站了一個矮小的年青人，四方方的臉，只露出兩隻深凹的眼睛，有力地蹶着人，肩膀寬寬的，短褲下挺出他那高大胸腔來，他不作什麼爭辯地笑了。

一媳婦早把傢具搬在一邊了，一屁股坐在台階上，用眼角掃着臉上的汗，細

「三叔，聽說鬼子把你打壞了，看這樣像不要緊。」

「打壞了，瞎說，鬼子打你三叔？一他三板臉，用力扯了，睜細小的爛眼睛，是給的那裡話？」

「村長臉上一驚，眼睛也顯得不那樣深沉了，」

「唉，你怎麼了？腿是怎樣拐的，你走兩步看看。」

「黃三叔嘻嘻地乾笑了一聲：『這……這是腿轉移的時候掉的，誰說是行的，我，我整清整整』（註二）可我的到家，鬼子找我是什麼火膠裏搗家雀，白費一會事。」

「算你不要臉，人家親眼看見你，打的像殺豬似的叫喚着。」

「這本來是體面事，這麼大的人，挨打不招，村裡人打算推舉你『秦朝老英雄』呢。骨頭够硬的，你死不願承認好麼？」

「村長這回倒納悶了。」

「你們去英雄的吧，咱可英雄的不成問題」（註三）

「事情是這樣的：在秦朝才突擊了三天的時期，早被估計到的敵人騷擾果然來了。」

「人們聞了第一次驚，一陣沸騰的聲音震滿了全村和四野，一戧子來了，快緊，拉着牲口轉移呀！」

從「丈夫」——這一短

「黃三叔，你拉那叫隨幹什麼？」  
「黃三叔，老不住地鬧着什麼？」  
「黃三叔，你別管他是誰的驢！」  
打這「看」我這大爺年紀，沒有道頭腰，可沒法穩穩地把他拉到了。個紅臉的鬼人。

天之後

卓爾

十三日本刊第三期。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口就老頭黃三叔，這小兒兩個都還有半袋糧食了。楊童走，小兒們一個個拾的

向的金她嬸。鄭西山鑄促躍對一黃門大許便，上、着來面隊的僕丁多的收轉拉人。村裏的人牆裡的媳倭抬着們賊長的山，毛掙母女具東。牲藏敵溝被來扎鷄門，西人口起粗打爬騰。着，拖跟，們，啞吼起去個悠，鴛鴦着孩兒向，破民於受自大子雞村擊砸碎兵這飛鷄已人地後，子壓着亂巴在上跑着車大。僅。

招，可下起上  
來他是；來；  
鬼知立這暗可是  
子道就樣地手  
糧食跑路骨頭拚  
也小房巧笑捨了  
就不量力笑了着  
保不沒行目已又  
險安有了一

想起來——堅清壁野吧！他離了一堆磚突  
起，但來沒藏個遠的，喊了一聲  
站住，那白好一霸？子狗頭聽了，一  
端去，往的，那一個，子，喊了一聲

，然昏，  
一又，心碎，我  
個上住了碎，他  
他拉了紀的，跳了臉上一  
個死年起的，老頭子，覺得  
個死年起的，老頭子，覺得

獨有鬼子抓來的，一羣年青

面說：「他咕嚕咕嚕地開了句口，有人問你：『村裡人對什麼地方去了？說話話皇朝挖溝的，一天一鬼錢，用軍東西，』」

大白菜的！

黃三叔眯了眯眼睛，手揉了揉臉。

「我說！」

「他說：『他說：人睡迷了！』」他學得偽軍的口氣。

「昏蛋，皇軍知道跑開你去我的，皇軍要去你的？」

「通通跑了的，挖溝的，要種地的。」

前，了，他反打了一  
驚，死了，他也不能帶兒子  
人，在樹上，要帶兒去  
其他人，想趕去年秋上他們

山溝裏，沒有八道的路，走，在山  
兩隻捆綁的小地，我眼晴裏，  
打的，我的眼晴裏，我不敢去

一軍們證胡說，打他一！  
用槍把過去，踢了他一脚  
黃二叔看他的屁股地脚

挨過的時候，率領的一伙兵

打內有，爲子路 瘡鬼個 心封能抓主

是到正叔叔的肥鬼子大腿說，說起春耕，子來了，灌兌，

望地黃三叔從一坐望上村長起來，

你三叔倒爲底，咱們硬幹，姑媳倆可，

們，像王爺家，可要挖抓不成，開溝出了十畝，

了，開不好，思的樣，黃三叔，這地，

走了，我們很多條兵，還  
大了幾匹。頂上騎的，弄是  
又嫌人家那才，入了伍，弄  
賢沒排有差，是兩村人本，  
了兩個幫他，這會個本，

插了一枝煙，臉長說完了笑，  
絲意，你媳婦村上露出  
了，我打聽好辦個

幫她嗎？這年力壯的，經  
人都幫了我，年青力壯的，經  
紀了，我去年力壯的，經

來排得了，我也得，自己  
說了，打得也得意，自己

去了是 望沒是喝 他子？連過體 笑

了不也年個去 打一 • 沒她要快了李走

我讀了「丈夫」之後

卓爾